

抗戰雜記

嵇山鑑湖憶當年

徐綏齊

讀本誌第三十三卷第五期李潔先生大作：「往事述感（九）之二……邢震南伏法」，述及民國三十年紹興淪陷之役，專員兼保安司令邢震南因貽誤戎機伏法一文，不禁鉤起我四十二年前在稽山鑑湖的往事回憶。當年我于役紹興縣府，歷經紹興先後兩次失陷的事變，僅以身免，而記憶猶新，爰冒續紹之譏，泚筆誌之。

「黑夜孤舟泛空城」

二十九年一月，時值隆冬，盤據浙江省會杭州的日軍，雪夜偷渡錢塘江，佔據蕭山縣。紹興與蕭山毗連，蕭山既失，紹興唇亡齒寒，一夕數驚，沒幾天日軍迫近紹興近郊。

時紹興縣長為陸桂祥，履任未久，於緊急疏散人員及重要物資後，坐船逡巡城區，指揮應變。他所坐的船，大概便是周作人筆下所美化的三明瓦烏篷船，但敵騎壓境，兵臨城下，陸自無閒情逸致。等日軍向蕭山退却，陸驚魂甫定，口占七絕，記得末兩句是「莫道書生無膽識，黑夜孤舟泛空城。」不脫書生本色，傳為烽火中的美談。

抗戰雜記

陸原任上虞縣長，上虞是小縣，紹興則有特

等縣之稱，職務是調升，惟到任伊始，碰上在杭

州蟄伏二年多的日軍，忽然蠢動南渡。縣府一面要應變，一面要配合軍事，執行堵塞河流，破壞道路，代辦軍需，征雇民伕等工作，往往初級軍官坐催，咄嗟立辦。而縣庫支絀，他當了五個月的紹興縣長，把生平辛苦所得的私人積蓄，泰半賠墊，弄得心力交瘁，後繼為難，唯有出之倦勤的一途。但依規定前方縣長，不得自請辭職，如果請辭，勢必因「格於規定」難以邀准。紹興是「師爺」產地，他苦思幾天，「福至心靈」，便在公文的遣字用上匠心獨運，他打電報給省主席黃紹竑，以體弱為理由，「仰祈迅賜派員接替縣長職務。」全文沒有「辭職」字樣，而有辭職的實質含義，可謂用心良苦。

陸在臺灣光復後，曾任臺北首任縣長，旋返大陸，未再出來。

「雷雨」、雷雨

接替陸縣長的是鄧詒，設在紹興的浙省第三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也換了人，由臨海調來邢震南充任。邢是保定軍校出身，原籍嵊縣，與

紹興為鄰，也歸第三行政督察區管轄，對本地情形熟悉。鄧為湖南人，原任第十集團軍總司令部政訓處長，與駐軍連繫較為方便。省當局作此人事上安排，原意不錯，但邢、鄧兩人也許由於相處未久，工作配合未盡融洽，多少產生了後遺症。紹興先後兩次失陷，都在鄧任內發生，第一次在二十九年十月，日軍盤據城區三天，在市中心秋瑾鎮縱火焚燬幾家商店並擄掠一批物資後撤退。

第二次再度淪陷，在三十年四月十七日，稱「四一七」事變，直到勝利收復。先是，在傍晚時刻，鄧縣長得日軍進犯情報，用電話向邢專員請示應變方針，邢斥以膽小、怕死，是晚仍許駐軍劇團在覺民舞臺演出曹禺所著劇本「雷雨」。詎料舞臺上的「雷雨」甫停，軍事上的雷雨驟至。到了半夜，市街傳來零星槍聲，鄧再向專員公署請示，回答是「散兵遊勇，天亮即可解決」等語。縣政府祇有就內部作應變準備，把文卷，重要物品及職員行李裝船待命。天色微明，日機飛來偵察，鄧縣長及我們約七、八人分躲於縣府後面廣場的二座小型防空洞，迨日機遠去，分別

出來走向辦公室，時日機又來，鄧指示我們疏散，他自己又返防空洞，未料這是我們和鄧最後一次的見面。

我們走出大門，因敵機臨頭，化整為零。我走到城牆原址，回首近郊的塔山上，已豎起膏藥旗，一陣槍聲向我射來，因我穿藍布制服，腰繫皮帶，目標顯著。幸而城牆拆下來的石塊，疊成一堆堆，我靠此掩護，時伏時奔，脫離了槍火的射程。當天變起倉卒，幾無應變措施，民間損失很重，縣府疏運船舶半途被截損失。一早，縣府本地籍的同人還有挾公文包去上班的。

縣印藏在小姐褲襠携出

事變中突圍的同人，先後到了離紹城五十多里的會稽山王壇鎮。鄧專員安然脫險，却丟了官印，縣政府大印無恙，却丟了縣長。縣長職務由鄧專員兼攝，專員公署借縣印行文。

關於縣印的携出，有動人的經過：監印員是一位上海籍的陸姓小姐，她本坐船，船未出城，敵兵又至。她便上岸到民間借了一件舊布旗袍，換去原有制服，扮成村姑模樣。那顆銅質的縣印重甸甸的，且有長圓形的印柄，拿在手裏太露目標，放在包袱裏易被搜出，衣袋裏又容不下。虧她臨危沉着，把印繫掛褲襠，冒險携了出來。在兵慌馬亂中，她如果以一己安全著想，把印放棄，也不致遭受苛責，但她不惜冒生命危險，確保縣印，弱女子難能可貴。

邢專員誤戎機伏法

約過了月餘，忽國軍開到王壇，傍晚五步一崗，實施戒嚴。我們很興奮，以為國軍之來不是反攻，便是防守，大家可安枕了。第二天起床，方知國軍已開走，原來是來逮捕邢專員的，後邢以貽誤戎機罪伏法。其後專員公署裁撤，縣府則始終屹立於縣境會稽山區，工作人員冒敵人鋒鏑，出生入死，維繫陷區民心，並確保敵後政權於不墜，直到勝利復員。

指揮若定失蕭「紹」

鄧縣長臨危受命，本有一番抱負。他在縣府辦公房進出口的屏風上製有「進思盡忠退思補過」以及在牆壁上橫製有「爾俸爾祿民脂民膏」的斗大標語，極為醒目，同人朝夕惕，奉為生活及工作上的精神指標。

時同人都很年輕，筆者才二十餘，鄧也不過三十多歲。他到任後厲行戰時生活，大家睡的是二樓樓板上統舖，割地為床，清早晨操，並須點名。穿的是藍布的制服，吃的是糙米飯。紹興缺糧，鄧提出「一粥一飯一雜糧，紹興何嘗有糧荒」的口號，縣府率先奉行。有一時間佐膳的只有幾塊乳腐，別無他菜。大家體念國家處境，毫無怨言，還將乳腐美其名曰「菜肉」。菜肉是薄塊形的滷肉，用細草紮住，故名，那時是加菜的「珍品」。

在紹興首次失而復得後，第十集團軍總司令劉建緒將軍蒞縣視察防務，當地縣商會等人民團體獻資勞軍，並贈獻綴有「指揮若定」的大錦旗。儀式在縣府大禮堂舉行，由劉總司令親自接受。

後紹城再度失陷，有當地人士喃喃地說，都怪錦旗上的用詞不祥，多少現成的詞句不用，偏偏要用「指揮若定」，如今可好了，「指揮若定失蕭曹」，蕭紹（曹紹諧音）先後不保啦。

至於鄧縣長的下落，究竟是殉職抑脫走，直到我在勝利翌春辭去縣府民政科長離開紹興時，當地尚無法揭開其生死之謎，不知李潔先生曾聞之否？

臺灣少年義勇隊

紹興淪陷以前，有臺灣少年義勇隊來到紹興，各界在覺民舞臺熱烈歡迎，時間在晚上，因白天時有空襲警報。

記得那天來的隊員是一支小隊，人數不多，都是十多歲的少年，剃光頭，衣著樸素。他們訴說日人侵佔臺灣後所加諸當地同胞的壓迫情形。儘管他們的國語不純熟，但從異族統治下的臺灣輾轉來到祖國，面臨大敵，現身說法，況其時日軍在各戰場佔有優勢，正值國家存亡的關鍵時刻，此舉意義非比尋常。

抗戰時愛國歌曲很流行，一般都會唱幾首。當晚臺上臺下，相互唱和，歌聲心聲，相互交流，昇華為熾烈的同仇敵愾的愛國情操，造成凝重嚴肅熱血沸騰的感人場面。

屈指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了，當年的少年義勇隊員，算來也必多兩鬢已斑，倘由他們述說往事，恐也不免像我此刻一樣的心情，徒與「白髮宮女」的感懷了吧。